

豆豆

赴一場「詩」之約



天雅微昵

一週前，亦萍發來一封邀請函，說是陳嘉獎先生邀請我參加他在千島詩社的就職典禮，因為找不到我的微信，請她代發。第二天，嘉獎便在微信裡親自給我發來了邀請。

說實話，我不懂詩。可是豆蔻年華的時候，我特別喜歡詩。四十幾年前，我跟音樂老師合作的配樂詩朗誦，曾經「走遍江湖」，我也多次在大學的詩歌朗誦比賽中獲獎。來菲律賓之後，我心中的那份「詩意」卻在鍋碗瓢盆、柴米油鹽中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兩週前，林婉如學姐突然加我微信，然後給我發來一段詩歌朗誦的視頻，說有機會想跟我合作一段配樂詩朗誦。我記憶的閭門轟然打開，往事如磐。那幾天，視頻號一直給我推送詩歌朗誦的片子。

嘉獎是我先生的同宗鄉親，中學時還是在晉江一中的隔壁班同學。那天在小華師姐宴請台灣文學研究所特聘教授範銘如的時候，一桌子的華人作家，只有我是個無名小卒。交談中，他問起「黃樹人」，我說這是我本人，我也順水推舟攀了緣，才有了如今的這場「詩」約。

今天一大早，我把昨天半夜才從加牙鄂飛到馬尼拉的外子叫醒。吃完早餐之後，外子開車出發。不料，當我們進入中國城，經過交通燈時，綠燈還在閃爍之際，車子被交警攔截了。因為趕時間，只好「了錢消災」；後來又找不到U-turn的路口，直到10點15分才抵達會場——菲律賓僑中學院。

與其他華人社團的就職典禮相比，文化人就是不一樣。出席的人數雖不算多，但

沒有喧囂，「安靜」是它給我的第一印象。從新、老社長以及各位嘉賓的演講中，都讓人賞心悅目，言辭間滿是乾貨。台上宣誓的有不少年輕人，一股青春的活力撲面而來。

就職典禮結束時，已是中午十二點。可接下去的好戲，讓我忘了已到餐點這個現實。詩歌朗誦會開始了：《再別康橋》、《致橡樹》、《錯誤》……即使年代再久遠，它們依然能讓熱愛詩歌的人引起心靈的共鳴。而施文志老師的《解放童年》，經過施華謹翻譯成菲律賓語，再由兩個年輕的女孩分別用中、菲兩種語言朗誦，真是妙不可言。

當我聽到菲華女詩人謝馨的《王彬街》中，「王彬街在中國城」，但「中國城不是中國」的時候，再聯想到即將到來的春節，王彬街人潮洶湧，那變味的民俗終究代替不了文化。朗誦者潘老師沒有使用配樂，反而把作者心中那份沉甸甸的思鄉之情表現得淋漓盡致——異鄉終歸不是故國。

從演繹上來看，大部分朗誦者都對詩歌有著很深入的理解。但美中不足的是：許多人手裡都捧著一個檔案夾，這或多或少影響了詩歌意境的表達。

第一次聽到我在合唱團的團友許嬌嬌的一對兒女——許伊倩與許伊哈的演繹，他們姐弟倆只用了一天時間準備，便把那位台灣詩人的詩背誦下來。

而年紀輕輕的主持人黃佳昕，她的主持風格與聲音也是我喜歡的，她寫的詩我曾讀過。

欣賞著千島詩社的詩歌朗誦會，我沒有拍一張照片、一個視頻，全神貫注地融入其中，非常享受。期待未來還有機會。

(02/15/2026)

葉榆

過年



是葉葉

國內有朋友對我說：你可以過2個新年，真不錯呀。的確，身在異國，每年1月1日陽曆過菲律賓的新年，然後農曆正月初一再過一個中國的春節。菲律賓在每年的十月份，已經開始有聖誕節和新年的氛圍了。人們會陸續進入購物模式，為聖誕節和新年做準備。他們習慣親人朋友之間互相贈送禮物。家中也要裝飾聖誕樹聖誕燈，增加氛圍的裝飾品。菲律賓人非常有儀式感，比我們更加重視節日。當商場的聖誕樹出現，我就知道，一年即將結束了。我早已融入本地的生活方式，也習慣了。菲律賓最讓我喜歡的就是這裡的氣氛。

一年中，除了每年三月到六月中旬高溫天氣，其他月份的氣候真的很舒服。常年穿著短袖衣服，已經忘了寒冷的冬季，我本來也不喜歡冬天，因為特別怕冷。國內春遲早已開始，雖然已是寒冬臘月，但是阻擋不了在外遊子趕著回家過年那顆灼熱的心。春節，可能是國人最盛大的節日吧！多少人盼著回家過年的大團圓。

可能出國太久了，對於春節，我沒有太

多期盼。雖然也想回國與父母家人團聚。但是生活會更重要，因為在這裡，春節也是一樣開店，是如常的一天。可能更熱鬧的是在朋友圈，從朋友們的分享，感受到春節的喜慶。雖然華人街也有很多社團活動，濃郁的春節氛圍，大部分菲律賓人都知道 Chinese New Year。對我而言，塞車，人太多太雜，所以我並不會去華人街。但是我會在年前，打掃一下家裡衛生，貼上春聯，佈置一下家裡，買一些甜點，分給左鄰右舍和店裡的工人。除夕夜煮上一鍋過年飯，與親戚朋友們一起吃頓飯，也算是傳統的團爐吧。會給小朋友們分紅包，每年初一祭拜關帝爺，都會穿上新買的紅色衣服，這是過節的儀式感。我在異國他鄉用自己的方式過春節。

每個在外的遊子，都一樣有思鄉的情結。在這裡我是異鄉客，回到故鄉，我是歸鄉客。紮根奮鬥的是異鄉，靈魂深處的終究是故鄉。

春節是根看不見的線，無論我們身在何方，無論你飛得多高，一定係著對故土的眷戀和熱愛。願所有出門在外的遊子們，在思念中找到溫暖與力量。新年將至，謹祝：心安之處，即是吾鄉！

紅樓叟

惡魔善終



各說各話

日軍侵華大頭目岡村寧次一九三二年為入侵上海的部隊副參謀長，指揮過淞滬大戰的倭寇，一九三三年代表日本強迫國民政府簽下「塘沽協定」，在一九三八年進攻武漢，一九三九年長沙爭奪戰，他都擔任侵攻要角。

一九四一年，他被擢升為所謂支那派遣軍的總司令，為了耗盡中國軍民抗戰士氣，進而脅迫中國投降，岡村泡制出燒光搶光殺光的毒計，在戰區，特別是冀北八路軍活動區，對老百姓大肆逞兇，企圖以三光金底抽薪，斷絕民國對八路軍的糧食補給和兵員的補充。

日寇投降後，蔣介石看中岡村多年剿共的經驗豐富，便包庇勾結敗寇岡村，東京盟軍法庭一再催促將岡村解押到日本受審，老蔣再三敷衍搪塞，就在老蔣的庇護下，岡村竟免於落下一東條英機，石井，谷壽夫被處決的下場。

岡村的賊命一直苟延到一九四九年才因輿論的不滿，被押上軍事法庭，親日將領何應欽和湯恩伯，體察上意，在他們擺佈下，軍事法庭竟然顛倒是非，岡顧罪證，宣判岡村無罪開釋，在場二十多位記者氣炸了，他們聲勢洶洶，義憤填膺也奈何他不得。

當時蔣介石已「下野」，代總統李宗仁下令再拘押岡村，抓人的令狀全被淞滬司令湯恩伯冷藏起來，有虛名無實權的代總統

李宗仁頂不住老蔣的槍桿子，渾身染滿中國軍民血跡岡村寧次遂大搖大擺地逍遙去也。

一九五〇年，老蔣流竄到台灣，他個人政治地位和權力丟失，到此也該罷休了，偏偏他把私利看得比國家命脈和民生福祉更重要，這全是他的帝王思想作祟，大陸的挫敗使他惱羞成怒，竟叫囂要反攻大陸，茲事體不妙，如果真地把戰火引上大陸，破碎的山河再破碎一次，驅策兩岸青壯年為他的私慾互相殘殺，中國前途堪憂，對任何人來說，都是於心何忍。可老蔣已不管國家的命運和老百姓的死活了，他昧著良心派遺曹士濤到東京去拉攏勾結岡村。

到台灣後，岡村便被聘為軍事顧問，此賊為報答老蔣救命大恩，便安排侵華專業人才富田直亮來協助老蔣與中共作戰，富田為掩蓋身份，冒用中國姓名白鴻亮，組織白團羅致八十三名日本戰犯潛入台灣，擔任訓練台軍與中共作戰的教官，白鴻亮也被授予高級軍銜。日本當年投降，老蔣被勾結日寇，輕易放他們歸國，這八十三名戰犯就在其中。老蔣假仁假義說這是以德報怨，這些日本鬼子為此建造一座祠蔣的神社，「報答蔣恩」。歷史該追問，老蔣對日本鬼子大講仁義道德，那白色恐怖時代，千千萬萬人頭落地，重慶渣滓洞政治犯大屠殺，楊虎城一家八口天門慘案，老蔣的以德報怨見鬼去了嗎？

岡村寧次賊運命大，托蔣介石的庇蔭，他在一九六六年無災無難地走完他罪大惡極的一生。

龔強強

年關的念想



各說各話

新年的腳步越來越近，身邊的朋友陸續收拾行囊，說著要回國過春節，言語裡滿是期待與歡喜。聽著他們談論家鄉的年味、親友的團聚，我心裡卻像被什麼東西揪著，空落落的，又沉得慌。那股對故鄉的渴望，像籜蔓一樣在心底瘋長，纏得人喘不過氣，我多想和他們一樣，買一張歸鄉的機票，跨越山海，撲進那片熟悉的土地。

40多年的菲國生活，早已習慣了這裡的生活節奏，可每到春節，心底那根關於「家」的弦還是會被輕輕撥動。只是這幾年，雙親相繼離世，老家的院子裡，再也沒有了他們翹首以盼的身影。如今的老家，那片生我養我的土地，好像也隨著父母的離去，少了一份最核心的牽掛。可即便如此，那份刻在血脈裡的眷戀，依舊在每個年關愈發濃烈。我渴望在新春佳節時踩上故鄉的石板路，渴望再聞一次巷口年貨攤的煙火氣，渴望再聽一句鄉音裡的新年問候，甚至渴望再摸一摸老家院門前那棵老鐵樹粗糙的樹皮。

想起小時候的春節，是刻在骨子裡的溫暖模樣。年兜前，一家大小就忙著掃房子。母親是石獅人，最拿手的便是蒸石獅年糕（糖裸）、炸醋肉；父親則忙著炒花生、磨芝麻，做元宵丸的餡。廚房裡永遠飄著勾人的香氣，雙親總在灶台前轉來轉去，額角滲著汗，臉上卻掛著笑，還總不忘喊我「阿強」，快來嘗嘗剛出鍋的石獅年糕。到了農曆二十八，父親會帶著我去鐘樓旁買水仙花。父親出身書香世家，週身的文人氣息，盡數融入了水仙花的雕刻之中。

他選花球時總格外挑剔，要鱗莖飽滿、花箭勻稱的。雕刻時更是凝神靜氣，指尖的刻刀遊走，將層層鱗片輕輕削去，又小心翼翼地在花箭旁刻出淺紋，說是這樣開花才會錯落有致，添幾分雅致。他常說，閩南

人過春節，家中必得有水仙花，這花清雅，像極了讀書人的風骨，是他的最愛。

之後便是貼春聯，父親踩著凳子，我在下面遞膠帶，他總說：「過春節要開開心心，來年日子才順順當當」，還會變戲法似的從口袋裡掏出幾塊錢塞給我。除夕夜的年夜飯，桌上擺滿了父母精心烹製的菜餚，一家人圍坐在圓桌前。記得父親總會在房間的桌上點一對大紅燭，燭火搖曳，映得滿屋暖融融的，說是要亮到新年，照亮往後的歲歲年年。

那時沒有春晚，只有一家子的歡笑聲在屋裡迴盪，父親偷偷塞給我的幾塊壓歲錢，被我緊緊攥在手裡，那是被愛裏著的滿滿幸福感。那些畫面清晰得像在昨天，可如今，只能在回憶裡細細描摹。

我也想過回去，卻突然沒了奔赴的勇氣。那個曾經無論走多遠都想回去的家，如今只剩下空蕩蕩的房子和滿屋子的回憶。回去了，再也聽不到父母的嘵叨，再也吃不到他們做的菜，再也看不到父親雕刻水仙時專注的模樣，那種物是人非的落差，想想都覺得難受。

可這份渴望又總在心底叫囂，我望著故鄉的方向，夜裡常常夢見自己踏上了歸程，夢見老家的院子裡水仙開得正好，父親正笑著喊我過去看他的新作，可醒來後，只有窗外陌生的街景，那份求而不得的悵惘，像潮水般將我淹沒。

朋友們的歸期越近，我的失落就越濃。不是不想念故土，只是那份想念裡，多了太多的遺憾和傷感。春節本該是團圓的日子，可我的團圓，只能在夢裡和父母相見；我的歸鄉，也只能在心底一遍遍描摹。

不知道這樣的情緒要持續多久，只希望新的一年，能讓這份思念慢慢沉澱，也願遠在天國的父母，一切安好。而我對故鄉的渴望，會化作心底最柔軟的念想，歲歲年年，不曾消散。

2026/02/14

豆豆

赴一場「詩」之約



天雅微昵

一週前，亦萍發來一封邀請函，說是陳嘉獎先生邀請我參加他在千島詩社的就職典禮，因為找不到我的微信，請她代發。第二天，嘉獎便在微信裡親自給我發來了邀請。

說實話，我不懂詩。可是豆蔻年華的時候，我特別喜歡詩。四十幾年前，我跟音樂老師合作的配樂詩朗誦，曾經「走遍江湖」，我也多次在大學的詩歌朗誦比賽中獲獎。來菲律賓之後，我心中的那份「詩意」卻在鍋碗瓢盆、柴米油鹽中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兩週前，林婉如學姐突然加我微信，然後給我發來一段詩歌朗誦的視頻，說有機會想跟我合作一段配樂詩朗誦。我記憶的閭門轟然打開，往事如磐。那幾天，視頻號一直給我推送詩歌朗誦的片子。

嘉獎是我先生的同宗鄉親，中學時還是在晉江一中的隔壁班同學。那天在小華師姐宴請台灣文學研究所特聘教授範銘如的時候，一桌子的華人作家，只有我是個無名小卒。交談中，他問起「黃樹人」，我說這是我本人，我也順水推舟攀了緣，才有了如今的這場「詩」約。

今天一大早，我把昨天半夜才從加牙鄂飛到馬尼拉的外子叫醒。吃完早餐之後，外子開車出發。不料，當我們進入中國城，經過交通燈時，綠燈還在閃爍之際，車子被交警攔截了。因為趕時間，只好「了錢消災」；後來又找不到U-turn的路口，直到10點15分才抵達會場——菲律賓僑中學院。

與其他華人社團的就職典禮相比，文化人就是不一樣。出席的人數雖不算多，但

豆豆

赴一場「詩」之約



天雅微昵

一週前，亦萍發來一封邀請函，說是陳嘉獎先生邀請我參加他在千島詩社的就職典禮，因為找不到我的微信，請她代發。第二天，嘉獎便在微信裡親自給我發來了邀請。

說實話，我不懂詩。可是豆蔻年華的時候，我特別喜歡詩。四十幾年前，我跟音樂老師合作的配樂詩朗誦，曾經「走遍江湖」，我也多次在大學的詩歌朗誦比賽中獲獎。來菲律賓之後，我心中的那份「詩意」卻在鍋碗瓢盆、柴米油鹽中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兩週前，林婉如學姐突然加我微信，然後給我發來一段詩歌朗誦的視頻，說有機會想跟我合作一段配樂詩朗誦。我記憶的閭門轟然打開，往事如磐。那幾天，視頻號一直給我推送詩歌朗誦的片子。

嘉獎是我先生的同宗鄉親，中學時還是在晉江一中的隔壁班同學。那天在小華師姐宴請台灣文學研究所特聘教授範銘如的時候，一桌子的華人作家，只有我是個無名小卒。交談中，他問起「黃樹人」，我說這是我本人，我也順水推舟攀了緣，才有了如今的這場「詩」約。

今天一大早，我把昨天半夜才從加牙鄂飛到馬尼拉的外子叫醒。吃完早餐之後，外子開車出發。不料，當我們進入中國城，經過交通燈時，綠燈還在閃爍之際，車子被交警攔截了。因為趕時間，只好「了錢消災」；後來又找不到U-turn的路口，直到10點15分才抵達會場——菲律賓僑中學院。

與其他華人社團的就職典禮相比，文化人就是不一樣。出席的人數雖不算多，但

豆豆

赴一場「詩」之約



天雅微昵

一週前，亦萍發來一封邀請函，說是陳嘉獎先生邀請我參加他在千島詩社的就職典禮，因為找不到我的微信，請她代發。第二天，嘉獎便在微信裡親自給我發來了邀請。

說實話，我不懂詩。可是豆蔻年華的時候，我特別喜歡詩。四十幾年前，我跟音樂老師合作的配樂詩朗誦，曾經「走遍江湖」，我也多次在大學的詩歌朗誦比賽中獲獎。來菲律賓之後，我心中的那份「詩意」卻在鍋碗瓢盆、柴米油鹽中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兩週前，林婉如學姐突然加我微信，然後給我發來一段詩歌朗誦的視頻，說有機會想跟我合作一段配樂詩朗誦。我記憶的閭門轟然打開，往事如磐。那幾天，視頻號一直給我推送詩